

鲁迅
作序跋的著作选辑

八月的乡村

田 军 著
上海书店



二之書叢隸奴

八月鄉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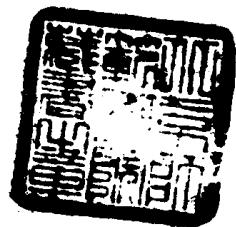
著 田 軍

1935.8.

行發局書光容海上



1037839



奴隸
書之二

八月的鄉村

一九三五年

八月初版

著者 田 軍

出版者 奴 隸 社

上海北四川路

發行者 容 光 書 局

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

版權所有

實價九角

序言

愛倫堡 (Ilya Ehrenburg) 論法國的上流社會文學家之後，他說，此外也還有一些不同的人們：『教授們無聲無息地在他們的書房裏工作着，實驗 X 光線療法的醫生死在他們的職務上，奮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漁夫悄然沉沒在大洋裏面。：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』

這末兩句，真也好像說着現在的中國。然而中國是還有更其甚的呢。手頭沒有書，說不清見于那裏的了，也許是已經漢譯了的日本箭內互氏的著作罷，他曾經一一記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樣為蒙古人所淫殺，俘獲，踐踏和奴使。然而南來的小朝廷却仍舊向殘山賸水間的黎民施威，在殘山賸水間行樂；逃到那裏，氣焰和奢華就跟到那裏，頹廢和貪婪也跟到那裏。『若要官，殺人放火受招安；若要富

，跟着行在賣酒賭。」這是當時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華的結語。

人民在欺騙和壓制之下，失了力量，失了聲音，至多也不過有幾句民謠。「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」。就是秦始皇隋煬帝，他會自承無道麼？百姓就只好永遠藉口結舌，相率被殺，被奴。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，誰也許忘記了閔口，但也許不能閉口。即以前清末年而論，大事件不可謂不多了：鴉片戰爭，中法戰爭，中日戰爭，戊戌政變，義和拳變，八國聯軍，以至民元革命。然而我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歷史的著作，更不必說文學作品了。「莫談國事」，是我們做小民的本分。我們的學者也曾說過：要征服中國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。其實，中國民族的心，有些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或將帥閹之輩征服了的。近如東三省被佔之後，聽說北平富戶，就不願意關外的難民來租房子，因為怕他們付不出房租。在南方呢，恐怕義軍的消息，未必能及鞭撻土困，蒸骨驗屍，阮玲玉自殺，姚錦

『屏化男的能夠聳動大家的耳目罷？』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。』

但是，不知道是人民進步了，還是時代太近，還未湮沒的緣故，我却見過幾種說述關於東三省被佔的事情的小說。這『八月的鄉村』，即是很好的的一部，雖然有些近乎短篇的連續，結構和描寫人物的手段，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『毀滅』，然而嚴肅，緊張，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，土地，受難的人民，以至失去的茂草，高粱，煙燭；蚊子，攪成一團，鮮紅的在讀者眼前展開，顯示着中國的一份和全部，現在和未來，死路與活路。凡有人心的讀者，是看得完的，而且有所得的。

『要征服中國民族，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』！但這書却于『心的征服』有礙。心的征服，先要中國人自己代辦。宋曾以道學替金元治心，明曾以黨徽替滿

清符口。這書當然不容于滿洲帝國，但我看也因此當然不容于中華民國。這事情很快的就會得到實證。如果事實證明了我的推測並沒有錯，那也就證明了這是一部很好的書。

好書為什麼倒會不容于中華民國呢？那當然，前面已經說過幾回了——
「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，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！」

這不像序。但我知道，作者和讀者是決不和我計較這些的。

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之夜，魯迅讀畢記。

一：流

在茂草間，在水聲流動的近邊，人可以聽到蛙，蟲子……諸多種的聲音，起着無目的交組。和諧的隨伴着黃昏；隨伴着夜，廣茫的爬行。

成羣或是孤飛的老鵝們，掠過人們的頂空；掠過白樺林的高梢，飛向天的一邊去。那邊是一片寧靜的田野，田野的盡處是一帶無綿盡的遠山。太陽就是由那面一個山脊的部分滾落下去的。老鵝叫出的聲音，常常是不響亮，低啞，充飽着悠沉和倦意。

樺木林是叢密的，從這一面不容易透視出那一面。中間雜生着非常茂盛的狹葉草和野蒿。那是很挑皮的小東西，沿路生着的，時常會絆住行人的腳。其間野藤的牙齒，更很容易能夠將你的腳踝絞出了血。

這裏的蚊蟲，唱着集合的曲子——槍聲在這個時候也漸漸瘖啞下去。人們的腳步也開始鬆弛；不經意會踏翻一塊石頭使他落到小溪裏面去。

一切被窒息在黃昏裏一樣，誰也不交談一句話。放棄一般任憑蛙，虫子和溪流佔據了這長谷的空間。

小溪不大彎曲，伸長在腳底下，靠近路的右邊，那是和這條小路並列，常常維繫着友誼的關係。每行一步人可以聽到牠在唱。至於蛙們呢？因了人們的經過，暫時會跳進水裏去，或是爬向沿水生着的叢草裏面。隨後牠們會自由的再爬出來。

爲着便利任是某個時間全可射擊；全可以和追趕自己的敵人開火，所以步槍並不拘泥，任便每人取着合適的準備姿勢。

每人的子彈袋全變得空虛了！病蛇般的軟垂在人們的脅下。隨着人們的腳步在動蕩。

就如纔想起什麼重大的事情，小紅臉摸出了自己的小菸袋，可是很快的又掖在原来的地方。他想着：

——這是不行的呢，還不是吃菸的時候啦！

他的小菸袋已經是一個整天沒在他的嘴裏出現過了。平時小菸袋很少離開他的嘴。當他

的小茶袋咬在嘴上的時候，他快活，閒暇……一副充血的臉色，喝過燒酒般，紅紅地；腫神近乎黃金色；眼臉有些浮腫，他還生着不甚濃密的鬍鬚……

他一隻手並不捨開還在摩挲着茶袋。同時開始在思想：爲什麼還不該停下歇歇，讓他吃一袋茶呢？槍聲不已經沒有了嗎？他側開頭，避開前面別人腦袋的障礙，睜一睜走在更前邊的「領隊」。——他還是不鬆懈，沒有思慮的走在前面——小紅臉近乎失望了！他想還是不如作農民時候自由多了！他可以隨便什麼時候吃一袋茶。就是在手裏提着犁杖柄手，也是一樣哪，也可以使小茶袋很安全的咬在嘴裏呢！那樣的日子不會有了！不會再有一個太平的春天和秋天給他過了！他遙遙看着那邊的田野在嘆息！小茶袋又悽默的捏在手裏：

「我們該歇一歇了吧？」小紅臉不大的聲音提議着。

「小紅臉同志說的對——我們全該贊成他。」

這是誰的聲音呢？人們沒有工夫去覺察。他們祇是哄笑這咬字眼的，和不常說不常聽的話。什麼「同志」什麼「贊成」他們覺到誰能說出這樣幾個字眼，那真是太進步的傢伙！

全是疲乏的。全贊成小紅臉的主張。但是人們的脚步誰也沒能第一個就停下來。小紅臉的菸袋還是如先前一樣，空空地握在自己的手裏。這是說，還沒聽到「領隊」發「停止」的命令。

這樣又是一段路過去了，橫在面前的是一塊廣平的大石頭。在隊前頭一隻臂向着天空舉起來，接着又迅速的落下去，接着有很平靜的「停止」兩個字的聲音，使每個人全聽得很清楚：

「弟兄們，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歇一歇吧。不過這裏也不是安全地方呢！歇不多少工夫的，知道嗎？我到對面那個小山上去担任警戒。你們可以替換着到底下小河裏去喝點水；洗洗臉，吃點乾糧……無論怎樣，明天一早晨，我們也必得趕到王家堡子——每人應該擔心點自己的槍，不要平放在地上，或是碰到石頭……」

「領隊」的話並不被誰怎樣注意着。不如平日那樣吸引着人們。人們的心中祇是倚賴着那清涼的水流；發裏的乾糧；小紅臉呢？祇是他手中的小菸袋。誰也不注意蕭明說完了話，

怎樣自己提了步槍，走下谷底，跨過小河努力的弓下身子爬向對面的小山上去——

在小山的上面，可以超視過樺木林，看到那一帶遠山。人家的房屋不常見，僅是一些不規則的樹林。太陽已經完全沒有了，在山疊的後面，有着很濃黑的晚雲開始發動。

他默然的數着，日間他們和敵人接過仗的每個山頭。隱約還可以看見那個獨立而不甚高大，有些乳頭形的山峯——在那裏被擊斃了兩個弟兄，眼見着被敵人割了腦袋！

——這又是弟兄們的犧牲！

蕭明的眼睛有點朦朧——不能說的悲傷和疲乏攻打着他。從這一面石頭上，他看出那是劉大個子，腿拉長的睡着了。別的幾個人，蹲伏着身子，有的像蛤蟆一樣飲清水，澆着頭髮。小紅臉吸菸時的火光，很急速的閃動。

蛙聲更是顯得響亮了。晚雲發展的非常迅速，不到多大工夫，已經快佔滿了半天。

落雨在人們是平常的事，就如飢餓一樣。

「伙計們，就在這石頭上過一夜吧！他娘的，實在够受了——今晚還得向王家堡子

八月的鄉村

趕？」

劉大個子手交搭在自己的肚子上，閉起絕望的眼睛，接着說：

「我算沒氣力再趕下去了。趕到王家堡子不保準就能遇上？」

一任劉大個子自語着，誰也不去理他。

由紮袋一閃動一閃動的光亮裏面，可以看到小紅臉的臉，比起日間更紅了。鬍子稀疏地，半閉了一隻眼睛。

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。什麼時候他再可以自由底咬着紮袋去耕地？是不是馬上就可
以來的？那個神祕的日子來到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將欺負過他的人們，和硬佔了他的田地的
日本人，殺得一個不剩？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餓了嗎？孩子們呢，可以同有錢的孩子們一樣
，到學堂裏去念書，不再到鐵道附近去拾煤渣……

這些可憐的題目，一直在小紅臉的心裏埋藏着。他有多少次要去問問蕭明，可是當這青
年人的眼睛一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如蒙了解答樣。在眼睛裏，似乎永久埋着這樣一句話：

——這是一定的。——

這次趕到王家堡子，他想：那是可以遇到蕭明一向所說的本部隊嗎？那是可以會合在一起去打日本兵。什麼時候日本兵可以打完呢？他有些爲這不可知的日期憂傷了！他想到他的妻，一個良善而又能幹的女人！他們從不吵架！孩子們也是他所喜歡的！他甚至想到他養大起來的一隻狗。這樣想着，菸袋全有些憂傷了！但是想到他那被強佔去的田地；硬逼着給拆掉了的家屋……菸袋火的閃光，又開始連續的在擴大——頭是側斜的，兩臂始終是抱住自己的膝蓋。

劉大個子只是拉長自己的腿，再什麼也不說了。一動也不動閉起他的眼睛，不關心天空的雲，也不關心什麼蟲子，蛙……這樣喧擾侵擾不了他。起始他幻想：如果馬上吃一頓無論什麼樣的飽飯，而後就睡在這石頭上，就是追襲他們的敵人真的到了，捉住他去槍斃！他全不在乎。他不甘心離開這石頭。

「弟兄們起來，我們馬上就走吧！天是不可靠，怕是要下雨——」

八月的鄉村

在對面小山上守望的蕭明回來了。他拍着劉大個子的腿；和他身傍的小梁興。

劉大個子還是繼續擡着鼻子。夜雲刻刻在天空起着層積。

『起來——我們馬上就走——』

『再歇一刻不好嗎？——蕭同志！』劉大個子沙啞着嗓子，這說話是近乎玩笑樣的哀求。

蕭明沉默着，他坐在大石頭近邊一塊小石頭上，整理自己的鞋子——頭埋在黃昏裏，野蒿在身邊搖顫。

別人也全沉默的，整備着自己的事。一切全停當。劉大個子還是繼續地睡在石頭上，鼾聲更顯得響亮了，這是假作的，誰全知道。

『這條獵皮狗，你不起來……我們丟下你……叫敵人檢你的『蛋』！』

在模糊中人們聽出來，是李三弟的說話。平時他常和劉大個子開玩笑。

小梁興去扭大個子的耳朵。

「大個子不要再撒嬌……」蕭明的聲音近乎酸楚：「我們誰也不是誰的長官，你一定知道我們不會槍斃你。對的，我們是弟兄，同志。這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！你應該想想在白天的……徐同志和高同志……被割去腦袋的情景！一定要忍耐，什麼困苦全應該忍耐過去！爲了那死去的弟兄們……」

使每人全刺痛，在日間一幅活現的，人與人之間殘殺的畫圖，又重擺在每人的記憶裏。

「檢查檢查自己子彈的數目——」

蕭明挺直了自己的身子，走近大個子躺在地方的地方，用拳頭抵着他的腿說：

「我們九個人裏，死了兩個強壯的了！現在只有你，還比我們結實！你知道：梁興他比你
要年青十幾歲；崔大哥呢……要大過你二十歲啊！——起來，檢查子彈——」

劉大個子的飢餓忘了！疲乏忘了！他跳起來。

「每人還有多少粒？全放在這石頭上——」，蕭明命令着。

「四十五——十五——十七——九——二十五——十三——……？」

八月的鄉村

祇有孩子梁興的數目太少了。他喜歡亂放鎗，這時很不過意拿出自己的數目，也放在石頭上。他猜想蕭明也許會說他什麼。

『小夥計，你就剩這三個玩意嗎？』蕭明的眼睛計算擺在石頭上的子彈，計算該怎樣分配纔能平均，纔能沒有一粒廢餘。同時和平着聲音，向孩子說：

『記住！小夥計。不要亂放槍，我們的子彈應該每粒全有用——四十五加十五，十七……九——一粒要頂我們敵人一百粒用——九……二十五……——現在我們均分吧！一共是一百二十七粒，用七除，每人應該得十八粒。還多了一粒隨便誰拿了去。』

『……這粒子彈你們全不肯拿，就放在我這裏——弟兄們，要當心，現在我們的子彈太少了！馬上……再和敵人開一次火，一定要吃虧！必得要趕到王家堡子。在明天一早晨。』

.....

開始前進——

又開始沿着這無邊際的樺林，探索着無邊際的夜，踏了蛙的聲音和虫子們的聲音。